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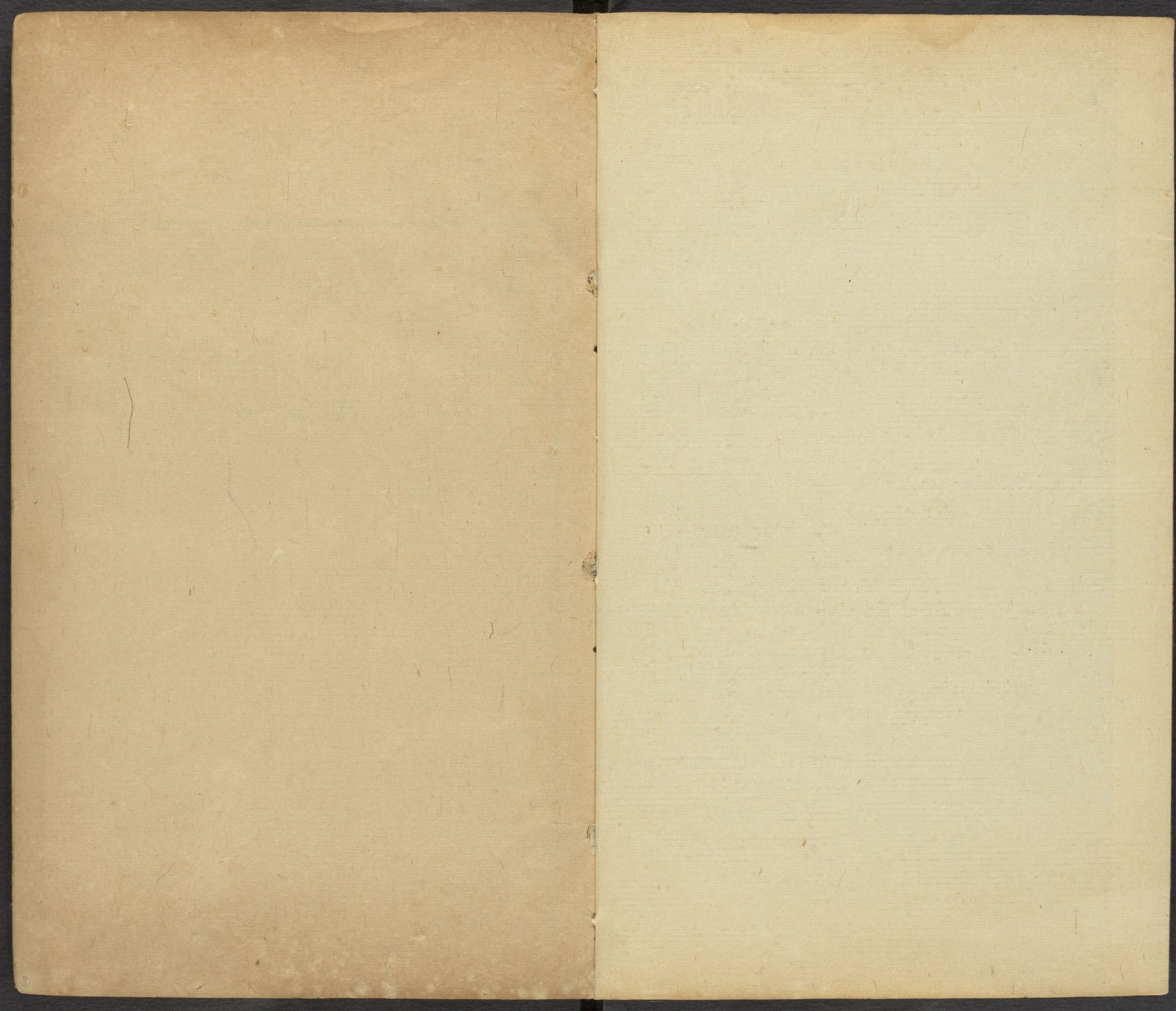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
七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6

T1126/9134

7



呂氏春秋

第二十卷

恃君覽 凡八篇

恃君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卷二十

恃君覽

恃君

立意如疊嶂更
呼應井然

知已不足以制
萬物而反受制
于萬物故先有
其備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先歷言無君之
患以見君臣之
義不可不明下
詳言以發之

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
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
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
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
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
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
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
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
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傲凱諸夫。風餘靡之。

此又說忠臣廉
士諫君死義俾
國家不致于亂
見得置天子官
長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而後強
不凌弱衆不暴
寡非如民秋之
無君也

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羗呼。唐離水
之西。夔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
多無君。鴈門之北。鷹隼所鷺。須窺之國。饕餮窮
奇之地。叔逆之所。僂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
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
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
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
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
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

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

以叙事代議論
語策蒼古

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

力 結語有千鈞之

先列其目而後
著其解跌宕之
勢憤激之詞令
人警省

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
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
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
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
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
宇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
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

議論愈工俱于
閒字向中著意

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
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
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
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
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
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
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
協而擾。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
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

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

論之正大

章法句法字法
俱古

楚有賣其母者
而謂其買者曰
此母老矣幸善

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痺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

食之即戎夷意也

但知自利而不
知利人者卒受
自利之害

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
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
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
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
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
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
見其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

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
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
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
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
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
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
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
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
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

言兩蛟必死也

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
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
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
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
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而逝。則禹達乎
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
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
盛。盈蝻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克實達。遂此皆
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

晏子處崔氏之
變始不避兵鉤
而立公孫既援
大義而服崔杼
是能守義命而
不移于生死者

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
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
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
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勾兵鉤頸。謂
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
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
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
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受綬而乘。其僕將

又生出一段議論

引夏后啟之言見以義則義重而生死輕以利則生死重而義輕

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啟曰鄙人也焉

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啟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

召類

結復歸重人若用人上有關鎖

叙事核而有序
不詭不浮真先
秦文字之祖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固

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為。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微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為

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犖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鞆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鞆，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鞆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痺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

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拆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黜佐焉。孔子爲客。

茅可覆屋蒿非
柱任也雖云節
儉實所未聞

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達之

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達鬱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

自體之鬱類推物之鬱以波及于國之鬱而後乃歸結于決鬱塞本處

曰：虐曰：謗便是書法

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蕘，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

障之二字見謗
不可監亦不能
監也

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
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
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
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
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
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
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
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

此見古之人無
事不陳言。無言
不採用。無所鬱
塞也。

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
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
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
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
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
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
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
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
畱而不許。仲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

窺破世情推見
至隱而詞更高
古警拔

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潛王善
衣東布衣。白縞冠。穎推之履。特會朝。兩祛步堂
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
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
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
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
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
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
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

諷諫

直諫

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
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
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
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
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
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
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
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行論

首提人主之行
係于民命下歷
叙行之能慎與
不慎之事一段
繫一段有步驟
有頓挫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讐。以求存。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爲故。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

此見周文見樂
之哲得民之心

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

凡繇使燕甲已
以驕齊此即老
子將取先與之
術

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

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及。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

收前意甚有關
鎖其此之謂句
與唯有道句抑
揚褒貶得春秋
之旨

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為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強而不義其弊必速唯義以濟故曰強不足以成此

叠用三柱或順叙或倒叙聯絡不斷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疆不足以成此也。

驕恣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

自智輕人皆是
驕心所使人主
以理督責其臣
而臣能以善諫
致其君如春居
趙簡子流皆可
為世法也故詳
叙之

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
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郟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偏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犇郟錡郟至
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
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
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
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
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
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間再

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
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
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
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
擇而莫如已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
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
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
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
竭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

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

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趙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

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繼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觀表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

審徵表未免于
億度何以謂之
先知

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邠成子吳起近之矣。邠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

侯何也重過為
洪
郈成子因過衛
而知衛之亂止
所謂審微表者

句甚沉鬱清微

之以壁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
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
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
酒酣而送之我以壁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
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
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
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壁孔
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
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

吳起被讒而知
魏之削可謂先
見矣曷不先見
而蚤番之使諛
言不入之為愈
乎

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
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
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
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含天下若舍屣今
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
也君誠知我而使我不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
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
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
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

相馬相人徵事
徵國不在術而
在道

以先見而泣也。吉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
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腕。投
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臍。陳悲相股脚。秦牙相
前贊。君相後。凡此十八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
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
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
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
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
矣。

呂氏春秋

第二十一卷

開春論

凡六篇

開春

察賢

期賢

審爲

愛類

貴卒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

開春論

開春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

冒頭甚玄

遠漫物之相應
說來見說者與
所說之心相應
也

春秋書雨不克
葬者三豈阻于
天時哉莫非愛
民之至意也

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日。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

惠施居魏有此
一事可取亦善
辨中来

王曰。譖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

秦居惠施封人
子高三人皆能
以意移人

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巳之爲而

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巳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于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腹。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母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極鮌於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

以諷諫之中而
寓法語之言可
謂善說

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察賢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

良醫之治疾猶賢者之能治國設喻最有味

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

非說巫馬期之治單父不如子賤也。但謂任力不如任人之逸。結尾一句難治。猶未至抑揚而婉。

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三日今夫爰蟬者詳論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
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
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
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
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
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

簡喻深至

答問輕省不煩
情意自見

深語自妙

結尾數句力沉
味雋

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
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
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
按趙之兵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
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
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
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
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
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

此九三見而此
段更深粹微妙

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
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
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
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
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
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
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
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
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
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
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
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為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
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
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
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世之

此言身所重天
下所輕也故當
重其身而不以
土地之故危生
養其身而不以
情欲之私輕生
此呂氏立論之

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

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昭釐侯曰。善。

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教之務內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愛類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

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

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

一段一收束針
線甚密

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

文自奇特且有感慨

以寒欲溫暑欲涼喻人情之兩欲最明

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貴卒

此見用智貴神不然則敬首設喻提起正意下援引詳徹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涇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

非之用智速而
仲之用智緩

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

伶悝之智甚捷
以還報所刺之
人

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呂氏春秋

第二十二卷

慎行覽

凡六篇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慎行

察傳

孰猶思也如入
深谿不可使湍
而平也

呂氏春秋卷二十二

慎行論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爲建取妻於秦而美無極勸王奪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

既駕言以害太子
子建又欲使令
尹殺却宛無極
之奸惡熾矣

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王曰。已爲我子矣。又尚奚求。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爲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犇左尹却宛。國人說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却宛欲飲令尹酒。又謂却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却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

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爲酬。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却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却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讒人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

崔杼以不義而
弑君天假慶封
之手以滅其族
崔杼何利哉慶
封以不義而謀
君天假天王之
兵以誅其身慶
封何利哉

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
無極之謂乎。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
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
相。於是逐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
私鬪。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
留。吾將與甲以殺之。因令盧滿發與甲以誅之。
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
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殺也。慶封相
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

竈公孫薑誅封。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
人以為讓。又去魯而如吳。王子之朱方。荆靈王
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
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黃
帝之貴而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
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僂。支屬不
可以見。行伎之故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
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

極中小人意態
深合君子心情

卒而相親。後世以爲法程。

無義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故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則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以義動則無曠事矣。人臣與人臣謀爲姦。猶或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爲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

百事之始二句
正義之要順義
而行固爲利之
至若恃義而計
利乃不利之大
者也文更莊雅
醒目

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
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
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
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
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
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
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
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

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也。方其爲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

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况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

疑似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

兩設喻。摠起下
博物辨智者之
似通見人主當
審真似之分

墨子哭岐路謂
一跛而千里也
跋路只是疑似

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周宅鄠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

夫人眩于疑似之際。蓋真而為似者。所亂也。

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部有竒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謔是必夫竒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

設此喻以見世
主昏惑顛倒不
審察而害其良
臣

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此論人君之強
大不恃其威在
于十際之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

周與明各有所
用可知則陋不
可知則深此論
亦止

詞寬意切

必止以勸則必爲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
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
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
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
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
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
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
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
矣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

難矣人之所乘般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
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
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
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
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夫天
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
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疋偶又
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
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身子國之本也
未聞身亂而國
治者也故曰身
定國安而治源
賢人也

求人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

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摺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繡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

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
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
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
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
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
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爲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
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
旣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

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
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以
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
害。人事不謀。此五常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
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晉人欲攻鄭。令叔
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
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
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
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

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察傳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

前分段舖叙爛
此後用一結一
斷美刺昭然大
有矩度之文

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得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

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